

# 英雄照亮文学梦

## 笔谈

文章立处,观点凸显

徐贵祥:小时候,我经常幻想自己是一个英雄。我最早的崇拜对象是《烈火金刚》里的史更新,他在桥头堡大战猪头小队长的情节,让我浮想联翩、夜不能寐。

后来我参军了,带着英雄梦。第一次到广西前线参战,乘坐火车南下,一路上给自己设计了很多角色,像《烈火金刚》里面的肖飞那样潜入敌人的据点,像《平原枪声》里面的郑歌之那样在敌营里潜伏……当然,这些都没有实现。我的战争生活只有一个多月,仅仅立了三个等功,部队就回撤了。

三年后的夏天,我被提升为排长,秋天调到师政治部当干事。得到即将组建侦察大队到西南边境轮战的消息,我心急火燎地写了一封请战报告并获批准,成为师指挥组成员,除了参加设伏战斗,还因为熟悉炮兵业务被派到友邻部队协调炮火增援。一年多的时间,我在那个永远难忘的下金厂乡,走过了复杂的心路历程。从二十四岁到二十五岁,从背起冲锋枪、戴上钢盔就热血沸腾的年轻人,到潜伏在密林里的基层指挥员,从排级干部提升为连队指导员,那一年的时间,酸甜苦辣、喜怒哀乐比其他任何时候都要体验得更深。想得最多的,还是生存与毁灭、荣誉与耻辱、辉煌与苦难……战斗间隙,我坚持写作,在狭小的房子里,在昏暗的灯光下,争分夺秒,马不停蹄,一共写了十几部小说,其中有六部超过了三万字。战友们觉得我很奇怪,晚上睡觉脱下的鞋子,不知道明天早上还能不能穿上,这个人居然不打牌,少喝酒,有空就写小说,不断遭到退稿,退了再写,这是为什么?

现在我可以回答了,就是因为担心明天不能再穿鞋走路了,我才没日没夜地写作。我那时候想,在前线有那么多宝贵的体验,我得抢在子弹抵达我的脑门之前,把它们写出来。可以说,我的每一部作品,都是我的遗嘱;每一部作品,我都是把它当成遗作来写的;每一部作品,我都希望它能有一个像样的结尾。今天,依然如此。

战争年代写的小说,投向全国各地,多数泥牛入海,只有一个中篇小说《征服》在《小说林》1985年12期头发表。刊物主编赵润华女士给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。顺便说一句,最早选用我的短篇小说的《飞天》编辑张素菱女士和赵润华女士均已作古,我从未见过她们,但是我不会忘记她们。没有她们的帮助,我的文学梦只能是梦。

跋涉数年,我终于成了作家,并且获得很多荣誉,我觉得更有责任了。我自己的战争生活乏善可陈,而逐渐集中于抗日战争题材的书写。随着对人和历史的了解逐渐深入,产生的问题越来越多,究其本质,我们的英雄在哪里?

我写过各种类型的英雄,从战将到普通一兵。可是,我还是觉得,我们对于抗日战争的认知,只是冰山一角,只是在非常有限的视野里看到的一隅。

我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《穿插》发表在《中国作家》2019年第8期。主人公是一个红军团长、战术专家凌云峰,以善于打穿插而著名。这个人在西路军时期“被牺牲”了,实际上流落民间,开小饭馆度日,后来在前往陕北寻找队伍的途中,遭遇对日作战的沧浪关战役,误入曾经的敌人、国民党军旅长谢谷的部队。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,他顶替在该战役中

殉国的国民党军连长楚大楚,战功卓著,从连长直至旅长,期间同党的组织取得联系,多次配合八路军“凌云峰”部作战。在最后一战中,他壮烈牺牲,被迫认为革命烈士,恢复了共产党员的党籍。

大致方向有了,可是越写越身不由己,直到写了二十多万字,最初设计的主人公易水寒还没有出现,而凌云峰(楚大楚)的故事已经相对完整。此时重新检查思路,才发现这个结构背后还有一个结构,好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推动我走进历史、走进战争、走进那血火煮沸的岁月,让我看到了不曾认知的真实,看到两支军队里面都有我们熟悉的英雄。从这两个人物的身上,我们看到了中国人民的英雄本色,找回了我们的英雄情怀。就这样,一部小说变成了两部,《穿插》之后,它的姊妹篇《伏击》又呼之欲出了。

只有信仰,才能使我们团结一致,从一盘散沙到聚沙成石,众志成城,坚不可摧。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,不仅灾难和战争来临的时候需要万众一心,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途上,我们更加需要万众一心。万众一心则英雄辈出,英雄辈出则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。也许命中注定我永远当不上英雄,那就让我好好地写他们吧。

命胜:徐贵祥的长篇小说新作以“穿插”这个军事术语作为标题,言简意赅,主旨突出。仅从标题来看,既然是写运用“穿插”战术的小说,那么应该不会描写大兵团作战,更不会全景式地描写宏大战争的场面。

果然,小说从微观的个人化视点切入,以“我”的传奇性遭遇为主线。“我”毕业于江淮农业专科学校,是红军队伍里少有的知识分子,“我”在革命中成长,通过鹰嘴岩伏击战、山涧峰防御战、固守西可岭、幻龙崖战斗、百丈关战役,“我”百炼成钢,成为一名作战经验丰富的红军团长,“我”的名字叫凌云峰。“我”在革命生涯中,识大体顾大局,甘于牺牲自我。正因为如此,在三条山防御战中,为了打乱敌人的部署,为了更多革命同志的安全,“我”主动请缨,视死如归,“在三道梁子当穿山甲,在敌人肚子里穿来穿去”。终因寡不敌众,“我”的队伍被打散,“我”也与部队失去联系,又因为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”的形成,“我”阴差阳错地成了国

民党军官楚大楚,从沧浪关战役一直打到抗战结束,同日本鬼子血战八年,在抗战即将结束的一场战斗中,以少将旅长的身份配合八路军何子非和姚志远的部队作战,以身殉国。

小说对谢谷这个人物的复杂思想、情感作了生动描写。“我”与谢谷本属敌我两个阵营,二人相识于川北那个世外桃源般的小镇——其中坪。其中坪像一座舞台,作家一开始就让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在这个舞台上亮相。初次见面,敌我双方剑拔弩张,气氛很紧张,在开明士绅安南先生的斡旋之下,“我”与谢谷相互克制,相约绝不枪响其中坪。在“我”的眼里,谢谷是一个粗豪、虚伪、装腔作势的反派形象。小说中,谢谷与“我”如影随形,在“我”和他的一次次较量中,“我”对谢谷的看法渐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我们懂得了相互欣赏,尤其到了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,谢谷让“我”顶替抗战殉国的国民党军官楚大楚。作家这一设置,让“我”的传奇色彩更加浓厚。

“桃木匣子”是小说的一个文眼。“我”与谢谷初识其中坪,安南先生的女儿安屏小姐送给“我”和谢谷每人一个桃木匣子,并交代我们“明天太阳升起才能打开”。这个桃木匣子与“我”经历了不曾打开就丢失、失而复得、得而复失等传奇。打开匣子时,里面空空如也!匣子里的东西是被人窃走了?安屏小姐究竟在匣子里装了什么?有限几次遇到安屏小姐,“我”总忘不了追问,但每次关键时刻总要“半路上杀出一个程咬金”;追问谢谷,谢谷城府深深,总是顾左右而言他。小说中的“桃木匣子”不时搅得“我”寝食难安,“我”甚至想到桃木匣子里装的是安屏对我的情意。但“我”和安屏的情谊一直是唯美的,革命加爱情的创作模式在这里处理得不落俗套。“我”后来终于领悟到,桃木匣子是安南先生送给“我”和谢谷的,他是希望我们兄弟携手一起救这个国家。

徐贵祥将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生命感觉渗透进人物的内心。他自己也说:“我不能保证,我讲的故事,每一件都是真的,特别是那些细枝末节的事情,我哪能记得那么清楚呢?我只能跟你说,重大事件都是真的,这是我们那一代军人的真实写照,是我们的集体记忆。”



## 创作心语

耕耘人文,探寻崇高

当明天出版社找到我,希望我为孩子们写本书时,我很意外,甚至吃惊。虽然在我三十多年的写作生涯里,也写了一些以孩子为主角的小小说,但毕竟写孩子和为孩子写,是有很大的距离的,不是能轻易转换角色的。但是为孩子们写书确实令我很心动,我答应尝试一下。

写部长篇小说《雪山上的达娃》(明天出版社2019年4月)的过程,对我来说完全是一次学习过程。一边写,一边与编辑沟通,一边反复修改。历时半年,三易其稿,最终才有了这稍微满意的终稿。

在这个过程中,我最大的体会是,儿童文学写作一定要注意“分寸”。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,“分寸”都十分重要。

首先是思想内容上的分寸。儿童文学必须有积极的健康的思想内容,以此来影响孩子,引导孩子。一旦答应写,我第一个想到的题材就是西藏边防。

我曾经十几次去西藏,工作、采访、体验生活。在又一次又一次行走高原中,在去往边防团、去住兵站、去住哨所的路上,看到听到了太多太多动人心魄的故事,它们落入我的心里,如同种子在慢慢发芽。若干年后,就长出了一棵棵关于西藏军人的树(书):《我在天堂等你》《遥远的天堂》《我的爱情绽放如雪》《行走高原》……

在这许许多多的故事中,都有小狗的影子。那些可爱的小狗,它们不是名犬,看上去普普通通,但它们勇敢坚强,不畏风雪严寒。它们不仅是战士们的伙伴,更是他们的战友。夜晚来临时站岗放哨,大雪纷飞时开路扫雪,甚至,有一只狗还从雪地里救出一个巡逻时昏迷的士兵。它们虽然没有受过专业训练,但绝对配得上军犬的称呼。

虽然现在的童书很丰富,包罗万象,但很少有写到西藏边防题材的。我希望通过我的故事,给孩子们呈现一个相对陌生的世界,告诉孩子们他们所不知道的哨所里的故事,拓宽孩子们的视野,提升他们的精神世界,影响他们的行为习惯。

孩子们总习惯把战士们叫做“解放军叔叔”。其实仔细一想,这些七八岁的“叔叔们”若是在学校,也就是大哥哥而已。只因为穿上了军装,他们马上就成长为“解放军叔叔”了。他们学会了坚强,学会了担当,

# 向高原的生命致敬

袁山山

学会了忍耐,学会了宽容,学会了珍惜……而这些品质,对孩子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同时我希望孩子们知道,当他们坐在舒适的教室里读书时,远在千里之外的雪域边关,那些比他们大不了几岁的叔叔们,正在忍受着高寒缺氧,克服着巨大的困难,保卫着我们的祖国。

但这样积极的内容,若讲述得太刻板或太沉重,也是不行的,这里又有一个分寸问题。孩子们是不喜欢说教的,孩子们若不爱看,谈不下去,你的内容再积极健康也

在很长的时间里,我都把阅读与研究的主要方向,定在军事题材文学上。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,我持续地对军事题材文学的创作与理论问题进行思考。我常将其视为一种责任,也是一种爱好。

由于中国战争和军事生活的丰富与复杂,我国的军事题材文学有其灿烂的历史,而且一直呈持续发展的局面。新中国成立以来,军事题材文学更是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重要程度,作为专门的话题被屡屡提及,受到好评的作品也层出不穷。军队和地方作家纷纷将观察与思索的触角伸向革命战争历史、反侵略战争和现实军事生活,并且在作品的题材、内容和形式上,不断地进行艰苦的探索与创新,日益显示出独特的创作个性和审美追求。这标志着一个大国的军事题材文学,逐渐向着新的高度攀升。

我们可以欣喜地看到,从事军事题材文学创作的,上迄八九十岁的老作家,下至二三十岁的青年作家,无论是军队的还是地方的,都向这个题材领域倾心着力。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报告文学等文体,都被这些思想敏锐而深刻、情怀真挚而悠远、才气充沛而卓越的作家娴熟地运用。因此这也常常构成颇可一观的军事题材文学作品风景。每每有好的军事题材作品问世的时候,我都有一种视同己出、欢欣鼓舞的惊喜之情奔涌而出;或主动或应邀写一些文章,既试图从宏观的角度对战争题材文学创作所呈现的普遍性态势,做某种扫描性的概览或较为深入的总结,又尽心对一些有特色的单部作品做或简要或细致的评析。在此过程中,我总是认真地阅读具体作品的文本,悉心领会每位作者的初衷与目的、苦心与用意,竭力体察作家在创作过程中的艰辛与不易、慧心与才智,公允揣度作品在整个军事题材文学中的应有分量与地位、价值与影响,力争做出相对符合实际的客观评价。日积月累,斗转星移,在已经有多部结集之后,又有了《青铜对面》(安徽文艺出版社2019年7月)这本对近些年军事题材文学管窥蠡测的、有些不堪浅陋的小册子,奉献于读者。

尽管我们拥有了许多优秀的作家,也拥有了很多优秀的作品,但仍然

无效。所以,必须生动有趣,必须有可读性。于是我让一个可爱的小狗率先进入孩子们的视线。这个可爱的小狗的通人性的小狗一旦让孩子们感到亲近,那么,喜欢小狗的月亮叔叔也会让他们感到亲近,月亮叔叔的战友也会让他们亲近。他们会想,哦,原来解放军叔叔也和我们一起有苦恼有快乐,也会调皮,也会游戏,也会寂寞。而那些可爱的小狗,就是战士们无言的战友。

可是,要讲得生动有趣,却又不能太过幼稚。这个分寸是最难把握的,我最初就没把握好,总想着是给孩子看,就拼命想写得好玩儿,写得浅显,包括不断解释一些我认为有必要解释的常识。结果很不理想。后来才慢慢明白,当下的孩子与我小时候,甚至与我儿子小时候,都已有很大差异了。在和编辑反复沟通后,我开始修正自己,这种修正是痛苦的,毕竟一开始定位上有偏差,要从根子上修正,对我这样一个成人作家来说,是一次全新的学习。

还有一个需要把握的分寸就是语言。写给孩子们看,语言首先要准确流畅,通俗易懂,但我感觉不能满足于此,还是应该讲究用词,尽可能呈现出现代汉语的优美。我特意用了一些比较书面的、不常用的词汇,同时也使用了一些诙谐的比喻,还使用了口语、网络语和方言,努力让语言呈现出饱满的丰富的状态。

再一个,我感觉在情感表达上,也需要把握分寸。以往写作不喜欢煽情,无论是散文还是小说,对情感的表达都很克制。但是对孩子来说,该抒情的时候还是应该尽情表达,不能太过含蓄。对祖国的爱、对父母的爱、对战友的爱、对大自然的爱乃至对动物的爱,还是直抒胸臆比较好。

为了细节的丰富和准确,写作过程中我还不间断查阅资料,并反复请教和咨询几位曾经在西藏边防坚守过的老兵。因为我希望讲给孩子们听的故事,是建立在真实基础上的感人故事。

书出版后,最令我高兴的是得到了孩子们的喜爱。有的小同学告诉他们班上有了“达娃热”,还有的小朋友写下了读后感,由衷地表达了对解放军叔叔的敬意。

《雪山上的达娃》能让孩子们喜欢,能成为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“五个一工程”入选作品,对我来说,最应该感谢的是西藏高原,是边防军人。在高原,生命很伟大,无论是大树,是杜鹃,是羚羊,还是小狗。

我写下这个故事,向高原的生命致敬。

起航(中国画)

许向群作

文艺评论

在创作《大逐鹿》的过程中,他看到过别人引用的一封信长电。在写这段历史的时候,温靖邦犹豫良久:“写了害怕怕错误,不写又遗憾。”谨慎起见,温靖邦专门花了几天时间,乘火车到北京,到档案馆核对原始资料,确认电文无误后,再乘火车回来。这种经历,对于温靖邦来说是常事。有人说,写历史小说是戴着镣铐跳舞,而追求信史质感的温靖邦更是把自己架在火上烤。但他说:“愿终身坚持这一原则,且孜孜以求。”

从1991年推出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《将星,在狼烟中升起》开始,温靖邦长期保持高产、高质量,先后出版了《虎啸八年》《喋血山河》等十余部历史题材小说。

温靖邦表示,下一步将把创作重心放在中国共产党伟大精神的传承和弘扬上。作品内容或将从南昌起义写起到长征结束,再走红军长征路,再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“万水千山只等闲”的革命史诗。

# 追求信史质感

黄晓庆

情化,让读者感悟思想的深邃,又获得文学美感。”

开始写作《大逐鹿》那年夏天,温靖邦去了多家历史纪念馆查阅资料,而且感触很深,“越走进历史,越坚定了我对解放战争伟大意义的认识。”

绝不“戏说”历史,是温靖邦写作的原则。他主张凡事皆有出处,他笔下的人物,连名不见经传的连排营长普通士兵,都是真实的,著名人物更不必说。他尽可能用写实的手法去描摹,这便需要大量的真实资料作支撑。

为创作抗战题材小说,温靖邦曾花

了整整5年时间搜集、整理资料。从抗战时期的报纸、军情电报到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档案、回忆录、史料汇编等,他做足600多万字的笔记,让历史事件烂熟于胸。

这次写《大逐鹿》,温靖邦在此基础上,一次次往南京和北京的档案馆跑,查阅相关档案资料。对于人物的塑造,温靖邦特别注重细节的刻画。“任何事都不是孤立存在的,哪怕是风花雪月。”他认为,一个人物的性格、心理状态、处事方式往往决定着故事的走向,甚至影响重大历史事件。

## 佳作快评

品味艺境,引领审美

2019年5月,温靖邦的《大逐鹿》由花城出版社出版。这是一部全面再现解放战争波澜壮阔历程的长篇小说。全书120余万字,共分三部,以诗句为名:第一部,昨夜江边春水绿,艘幢巨舰一毛轻;第二部,血沃中原肥劲草,寒凝大地发春华;第三部,三百年间同晓梦,钟山何处有龙盘。诗句典雅,暗香浮动,提示出历史变迁的诸多隐秘。

《大逐鹿》的信史质感来源于温靖邦对历史文学创作的高位追求。“九分在案头,一分跑档案。”温靖邦把案头分为书稿提纲和创作两部分。“提纲是骨架,尤其写浩瀚的历史事件,要将内容进行艺术性的编排,使其能够支撑起整本书的肌理和脉络;创作靠细节,要做到历史事件故事化、历史冲突人

# 聆听军旅文学的回响

汪守德

使人感到我国当代的军事题材文学尚未达到理想的境界。我们所做的只能是关注、等待和聆听来自军事题材文学的关涛一般的轰响。这是因为,一方面军事文学的创作队伍与态势呈现出某种日渐式微的症候,这不能不令人深感遗憾与焦虑;另一方面,又有一些作家仍在进行艰苦卓绝的努力,时而在孤绝清寂之中爆出响亮的声音。军事题材文学创作的飞跃与升腾,也许就在不远的将来。